

清代
禁燬書叢刊
第一輯

己吾集
(下)

明·陳際泰撰

偉文圖書公司印行

已吾集卷之十一

臨川陳際泰大士著

議

鹽法議

鹽爲國大用其來尚矣周禮至織瑟而無鹽官意者古未有稅與抑冬官缺與天官鹽人掌王祭祀賓客膳羞之鹽非利之也乃鹽法之最善者自管子始漢孝武時大興征伐財用絀於是孔僅言山海天地之藏皆宜屬少府天子弗私以屬大農佐賦願募民日給費因官器作者煮鹽官與牢盆弗聽沮事之議犯私煮鈇左足而當時御史大夫與文學互爲難結文學欲弛以予民而曰山海者財用之寶路鐵器者農之死土也死土用則仇讐滅田野闢而五穀熟寶路開則百姓贍而人用足而桑弘羊

反復難以爲收鹽鐵之利佐百姓之急奉軍旅之費此所爲制
四夷安邊足用之本不可廢也異時鹽鐵未籠布販有胸臆人
君有吳王專其饒以成私威而逆節萌作姦形成矣文學引古
義爭以爲官總其原一其買器多堅礮又多爲大器不適于民
用割草不痛吏數不在則器難得餘類此至便者甚衆言痛切
而爲弘羊所絀鹽與鐵皆自上操其權得不能魏武用衛覬議
置使者領之元魏時甄琛以爲上立官障護鹽池而收其利是
爲父權乎宜弛其禁以予民而彭城王勰持之唐初稍寬其禁
開元中入拾遺劉彤言于是詔張師度等括海內鹽鐵之課而
鹽池十八井六百四十及幽州大同橫野軍諸鹽屯皆隸于度
支自後第五琦劉晏輩皆工于鹽筴而劉晏爲最其法省官寬
征未嘗刻急然晏始至鹽利歲纔四十萬緡至大曆末益至未

百萬緡官獲其利而民不擾故足術也宋興藝祖弛鹽禁於河北實鹽筴價於海渙諸課鹽未鹽鹽鹽畢聽州縣給賣歲課所入申尚書省而轉運使搏其贏末鹽出于海顆鹽出于池惟解世有之以予民爲畦夫自三月一日墾畦四月始種八月乃龍蓋疏畦壠決水其得南風水化而鹽熟歲多霖雨風不南則課虧卽周官所謂鹽鹽也大抵宋弛河北鹽有二義一者不可禁一者原禁一者不宜禁解池方數十里垣而護之可禁也而河北掃地成鹽豈待烹乎此一義也且禁之則我之制民者愈嚴而契丹闌入者愈衆是結怨民而授敵以長利也此又一義也天下之鹽利井出者竟給一方之用池與海出者最饒足以佐國家之需而海尤甚故筴國者獨以海爲王也自唐

初推鹽舉天下歲額纔四十萬緡至大曆增六百萬緡而宋元祐間准鹽與解鹽歲四百萬緡視唐十倍視唐世合天下極盛之課已三十二至紹興末泰州海寧一監支鹽三十餘萬緡則一州之數至唐舉天下極盛征權之數也自古之民未嘗淡食鹽出卽饒而民又不可以多食止利愈饒則下之害愈長可勝歎哉國朝藉鹽課給邊而水旱凶荒亦因以振民產鹽地設都轉運使司者六鹽課提舉者七兩淮課三萬最饒次漸次長蘆次福建廣東又次河東各有額課歲終具如目列上以待會而殿最之其商販各放之所定地行鹽無過界其所用引目各運司以時請戶部清內府印造經付所諸而開種鹽度其米價高下道里遠近險易以爲程召商納粟中已給引詣場行支鹽如目而嚴額外夾帶貨賣之誅鹽出場經批驗所依數驗掣而所

過官司辨驗放行驗之其引與鹽離者同私鹽追斷商所中者
鹽賣已卽所在退引還官運司彙征偽造引者斬而峻勢要數
私之令其竈丁以附近丁產殷實人克之優雜徭隸卽犯徒流
遷徙止杖一百以寬之而兩浙淮河歲遣御史又往往出風憲
重臣奉詔行天下鹽以爲常福建場以行無遠地無鹽院河東
以出有專所無運司廣東兼之僅置提舉司焉顧始未嘗不善
而後竟陵遲也邊儲有邊儲之患官府有官府之患商賈有商
賈之患竈戶有竈戶之患食鹽之地有食鹽之患何謂邊儲之
患永樂中下輸粟於邊之令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費輕而
人趨之又粟一石中人弗能勝也於是自招遊手自墾荒田自
築臺墩一商先而羣商效之羣商先而邊民亦效之邊粟旣饒
伍保亦就此寔邊良策也當時甘肅寧夏粟石只直銀二錢而

邊大裕成化中戶部尚書葉淇淮人也意欲寬淮遂建言以爲商輸粟二斗五升支鹽一引是以銀五分得鹽一引也於爲利已泰請更其法課輸銀於運司銀四錢一分支鹽一引銀二錢可得粟一石是鹽一引得粟二石也原一引之銀致八倍之獲於國便而銀納運司道近而便安卽於商亦便於是鹽銀歲驟增至百萬兩商撤業歸邊民不獨存千百沃壤化爲荒榛石粟至銀五兩彼徒知邊粟之饒不知邊粟之饒之繇於商人也可謂驟近其小喜而不備後難今之憂邊者欲復輸粟之法顧大司農金錢仰額銀而輸之邊前假給焉開荒於邊不能一歲而饒而目前邊餉顧無以給之故議者紛紛非不可給聽猶拾瀋也此邊儲之患一也何謂官府之患國初爲重鹽重官而爲官擇人卽蒞其職者能直行其意而人不敢干以私洪武間設轉

運以來特差監察御史分閱鹽課而已宣德中始令於淮提督
軍衛巡捕私鹽後歲每一差駐節楊州正統景泰間兼巡河道
任益專而查盤清理糾治興革文武官吏一聽其條約如始命
專巡私鹽而已也此於權甚重然御史者以法治而所與奉法
者則在運司提舉等官今其人非闕茸不職者不除卽除矣而
無勝轉前因其不美之身而後復絕其可歆之利於此而責其
修職行令是敲之汙穢之利而求其潔也雖日使巡按御史而
督之糾之然且不治人情無不有欲居之以本潔之地導之以
能潔之利然且慮汙況處之易動絕其難治卽將何所不至乎
又苦多官十年而九牧之必無善牟劉晏有言官多則民擾今
日彼之矣官輕則無以申其嚴重之威內外豪右國初所嚴禁
者往往託賈豎販引逐汙辱之利開納之歲陰託撫臣爲之所

而撫臣者率視勢尊卑大小爲聽之之差名曰買窩則不出門
閭而引獲六錢之息矣外戚中官又相與鼓扇堅請固乞必獲
而後已然人輸價守支數十年不得者一旦扼其腕而奪之憲
臣與轉運等官且交手爲市故法有所撓而欲豪右之無浸漁
不可得也有司通賄而欲民之無私鬻不可得也二法不革而
欲法行不可得也繇前言之官不足重以官病人繇後言之官
不自重以人病官此官府之患二也何謂商賈之患洪武中招
商中鹽每鹽一引納銀八分永樂中每鹽一引輸粟二斗五升
雖比前差增然猶至輕也成化中每引納銀三錢五分至嘉靖
間增至每引納銀八錢五分視洪永增至十倍而未已也權勢
之府占賣窩經紀之包攬侵漁衙門之斗頭火耗又有管攢取
索及關領勘合之費亦復不貲蓋至于長蘆兩浙兼配搭支商

入一身三路候守每鹽一引用銀既二兩有餘而商病既已多費勢不能無多取而詭弊自生法開中一引鹽二百五十斤正數外賄鹽官私加至三百餘觔近納銀於官聽賣竈戶餘鹽通五百五十斤此雖不能無私然皆貿易於官民而得之者也嘉靖末年拊克深峻之臣復嚴夾帶割沒之令觔罰銀一錢歲上割沒課銀多至百萬少不下六十萬而商病永樂間定歲七十二萬引致鹽而七分爲常股三分爲存積常股者商人中納經引守支之鹽存積者積鹽在場遇邊急增價開中越次放支之鹽也於是常股守候至有數十年老死而不得支兄弟妻子而代之支者矣夫常股旣艱滯矣而又發存積鹽以傾之以居貨而因利亦烏在爲王體乎開中商力不能自致則四方小賈買鹽引代行開中商先於北鹽院具冊行淮揚按院給鹽運司總

鹽數船數水程及諸小賈名若經紀地主之目送院以待會以
其式下批驗所彙爲冊送抽掣鹽院抽掣之而鹽院不以時掣
積船多至百餘艘少者數十艘凡掣規鹽輕重不如冊皆論且
產鹽之地官旣驗鹽給引徵之矣所過徵之行鹽之地又徵之
斯遵何道乎於是江運諸小商病而商益病此商賈之患三也
何謂竈戶之患國初竈戶旣給鹵地復給草場免其家雜徭所
以利之者甚厚而額辦鹽引四百斤給工本鈔二貫則二千文
也資之者旣厚又其餘鹽卽以官鈔收之下以厚竈戶上以總
利權故餘鹽抵禁而可也正統十三年令每餘鹽二百斤給米
一石較前爲已削矣然誠得米粟而給之猶可言也然官司徒
挾此令以征鹽而米麥不復給如是而猶賈賣餘鹽之令其將
能乎今夫受困於官而耕之旣納其常租又禁其不得私糴夫

穀既餘猶可多食也不然以食犬豕猶可以化其居而因以自利鹽則不然固知禁餘鹽之法之不能行也法不行則無官法行則無民夫天時有生地利有宜人賴小民煎煮之力既已辨正課矣又禁不得自食其苦力之餘鹽豈情理所堪哉於是貧弱逋逃四出賒死其富戶負海憑險多招亡命廣占斤鹵吞并草場煎煮多而私賣饒法固不足以禁也故鹽禁愈嚴貧竈愈多而豪猾愈益橫且法愈嚴則鹽愈不得洩則鹽價愈踊則爲利愈大小民見利不見法愈冒禁而私販之良弓利鏃擬人而行大舶高艚倏忽不見官司熟視莫敢誰何是餘鹽之禁適足以資豪猾姦宄而飽之而小民中飢此竈戶之大害也至於居食之苦積薪之苦淋瀝之苦煮辦之苦徵鹽之苦賠鹽之苦尤其細焉者耳且餘鹽行於各所食鹽之地而徵其鈔以業竈民

後雖鹽不行納本色自如又許商入銀於官以收餘鹽試問所謂納本色者今何在乎又民不得鬻餘鹽或懼於妨正額而官自賣之獨不可使其利歸之民乎此竈戶之患四也何謂食鹽之地之患商與民相乘除者也官之給鹽有額不能多有所予官之行鹽有地不得妄有所越而民之食不可一日無鹽民之生不能一例爲計則鹽不得不有盈縮於其間又商不能自棄利於民既已曠日重賞而得之寧肯昂取而低予則受直之踊者常在民矣且餘鹽行於所食之地而責其鈔已又責其本色夫給鹽而徵之鈔與本色也猶曰是鹽直也今鹽不復給而鈔與本色不復蠲人之稱斯賦也其謂之何且竈戶有餘鹽而民不見給民有常直而竈戶不見予鹽將安往卽直又將安置乎天下一家也權鹽而利之古以爲猶父權子病之矣况於旣權

之食鹽必責食其遠而價重者不聽食其近而價輕者斯民遵何道而國家遵何道也哉此食鹽之患五也鹽有五患而反其所爲患者卽爲五利雖然吾亦有所未解者灶戶每引四百斤予鈔直二千金是爲銀二兩也爲銀二兩而但得一引是半其價以與民市也市不卽售支數十年官亦淹利數十年自小民子母之法計之卽倍焉二千金當得四千金也四百斤能幾何不將失重利乎國家失重利而猶且爲之此必有說以處於此吾所未解一也國初商每引銀八分將爲雜用乎抑鹽引直乎引直則官已費工本二兩而但取商八分無此理也繼乃一引商費銀至二兩卽二兩爲雜用乎抑鹽引直乎引直則業已費工如之而但取其本數亦無此理也若謂二兩爲雜用則必復二兩三兩爲引直是一引凡費四五兩也三百五十斤爲一引

卽市諸官市諸竈戶得五百五十斤然市也豈徒取而有之以重費而得無幾之鹽雖三尺童子知所取舍矣而謂老賈爲之乎此其中亦必有說以處於此吾所未解二也故志之以俟當事者詢焉

銓政議

銓政之有考也所以詳故也銓政之有議也所以詳新也然考而得乎祖宗之當焉而謹守之當其事之有弊也從其大體而變其小節以相參雖有奇材絕智莫之違矣國初取士之法與銓授之法多有不可從者非違祖宗也祖宗原數自違焉而求其當也既數違而求之而得其當則其求之者勞而其得之者亦不易矣周望後人謹守之而不謂更之也今不能如乎國初之治而曰吾當求乎國初之法而行之夫國初之治別有所以

致之蓋在氣運精神之間非盡關乎未定之法一一而摹舉之也曰國初之法固不必一一摹而舉之矣今日之法有不能盡當者吾當效乎祖宗之數違焉而求其當則夫破格用人盡翻故局而取一新乃所爲善法祖也是又不然夫法之未善然後數違焉而求其當非謂法之既善又數違焉而求其當也故今日之法變其小節則可更其大體則不可何者祖宗斟酌者已確而後世服習者已深也確而更之則失分深而更之則駭衆有以效其然爾且一朝之所觴重而天之氣運人之精神亦似注於其間本朝之重進士之選也人多不能無生得失豈必盡當哉而取其多者而論之則奇材絕智忠臣烈士亦往往震發其間今摘其情而不振與汚而不簡者曰是不足倚吾當求乎異是者而用之夫取朝廷厭薄之端誠有所自然恐更之未必

勝也。譬有文人於此文人未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文
人而用之則必武弁矣。有士人於此士人未必盡可倚固也。曰
吾當取乎不士人者而用之則必關寺矣。有進士於此進士未
必盡可倚固也。曰吾當取乎不進士者而用之則必明經矣。夫
用人之道當乘其明當乘其旺當乘其有所冀武弁之三石勝
於一丁則嫌於不明明經日暮途窮則嫌於不旺關寺體非全
氣肌膚莫傳於來體則嫌於無所冀而文人士人與進士反是
焉則其自愛當有勝乎餘人之自愛且夫用旣明旣旺旣有所
冀之人而日久不能無弊人多不能無匪且如此則夫彼三者
獨謂其久可倚信人可倚信此又不必然之論也。然則彼國初
之制未當也。卽破格用人未當也。獨有存其大體而變小節以
參之未戾乎。歷朝相循之舊而破格之意亦隱隱寓焉。夫今日